



当年靓照



请看官您对不对号

## 一字爷炼成记

结 12 李晓冰

一字爷就是一字班的爷们儿。

八十年代清华手球队一字班的人比较整齐，在球场上的位置基本是走中间路线的，左右内锋各一个，内线两名，守门员一位。

在清华的各支代表队中，手球队曾经是帅哥云集的地方，一字班的帅哥在男手队里更是粉丝无数、极具特色（我这么说，是不是有些自恋呀？）。

宁爷绝对跟年轻时的汤姆克鲁斯有一拼，属于嬉笑怒骂、迷死人不偿命的那种。珞爷要搁现在那没跑是国际超模，身材样貌无出其右者。至于魏爷、帆爷，那都走的是国际范儿，迈出国门，绝对不输于什么乌克兰帅小伙……

别的不敢自夸，在手球队里，我们一字班兄弟间的感情那是最深厚的。记得86年毕业后我们几个在老莫把酒惜别，然后各奔东西。其后虽然风雨难料，但我们一字班的五位爷们经常聚在一起烟酒鱼肉，畅忆往昔，直到眼下虽然有人远在南太平洋钓鱼，我们全届五人仍时有通讯、年有聚会，估计在男女队里不会有第二个年级了。现在分析一下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场上的位置比较靠近，两个内锋和两个内线，那是配合最密切的三个位置，另一个守门员，那也是在训练的时候照面最多的。要是像二字班有左右两个边锋，训练和比赛时各干各的，配合不多，估计阶级感情就不会像我们这样深厚了。

### 训练

八十年代初，中国处在改革初期，经济尚未复苏，一字班这哥儿五个除了宁琪来自天津外，其他四位全是北京当地学生。五个人各自的家庭情况差不多，没有助学金，因为条件艰苦，所以代表队的伙补、球衣和每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发放的运动鞋成了不小的



诱惑。刚入队的时候，教练老杨（其实那时他才三十多岁，就是长得比较着急）指着体育馆门前挂着的大照片忽悠我们：瞧见了把，这是咱的球队，暑假刚拿了全国冠军！我们哥几个懵懵懂懂地探头一看，好家伙，胡大庆、滕铁、王临涛一干大帅哥在那上面趾高气扬地憨笑，透着无比的骄傲和自豪。那套领奖服更是耀目晃眼。老杨进一步地诱惑：看见了吧，这套领奖服被篮球队借去参加北京市比赛了，你们好好练，等明年咱暑假参加全国比赛的时候你们就能穿这套衣服了。单纯善良的傻哥儿几个立马就被鼓动到场地边上狂砸铁网子去了。经过一阵子的训练，肩颈后面的肌肉逐渐强壮起来。至今，手球队的帅哥们穿起西装来，那绝对是有形有范儿，艳压群雄，这可全仗那块肌肉提气。

练了一阵子开始分配位置，珞爷是个大左撇子自然打右内锋，魏爷跟了大帅哥胡大庆打左内锋，我这出手不正的跟了怪球手宋军。轮到宁爷，先去练了两天守门，坚决不干了，拧着脖子找老杨说不练守门员。老杨颇有惋惜：你再练练嘛。咱宁爷就问，您知道我是姓什么的吗？老杨一脸茫然：说训练呢，你提姓什么干嘛？宁爷面目狰狞地回答：俺姓宁！宁死不屈的宁！老杨：……

于是宁爷也跟宋军一起练倒地射门了。

四个人有了位置着落，剩下的帆爷就好办了。老实巴交的帆爷因为比我们都块儿大，那可是天生练守门员的材料。

1982年初的冬去春来，清华的各代表队开始计划着暑假的比赛，老杨每天训练都会在队里宣布一个听上去令人无比振奋的消息：今年的比赛可能是安排在桂林……。于是傻哥儿几个几近疯狂地狂砸铁网子。临到暑假，噩耗终于降临，为了保证篮、排球去上海比赛的经费，手球队今年不参加外地的比赛了。失望的傻哥儿几个只好去泄愤般狂砸铁网子，吓得路边经过的小妞儿花容失色……。虽然去不了桂林，但训练还得继续下去。

清华手球队的队员绝大多数都是入校后才开始接触手球运动，而且大都是正常考入的优秀学生，思维敏捷，但身体条件并不突出，更没有什么 Marfan Syndrome。因此，刚开始的时候能否拿住球对很多队员形成了较大的困扰。我们敬爱的老杨同志极端敬业，每天训练前都会把球收拾得气鼓鼓的，这就更增加了持球难度。偶有一次大家都在抱怨球太滑不好拿，老杨冲远处一招手：那谁，你过来一下！只见从远处女队球门后面，一缕蓝烟冉冉地飘了过来。

身材颀长，面容俊朗，脸部的每一根线条都勾勒出清冷和坚毅。要不是那浓密的中分发型，活脱就是一清华版的西门吹雪。

老杨：你告诉他们怎么能拿得住球……

西门吹雪一脸的不屑，如发哥的李慕白一般潇洒地并指如剑，长臂在空中狂放地画了一个圈，剑气森然，侵肌彻骨。剑指最终收于嘴边——啐……，一口吐沫润湿了剑指，然后把拇指凑上去优雅地捻了捻。WOW！高手呀！竟然比现在小的们用的胶还好使！

铁哥，清华版的西门吹雪！后来在一场清华和体院的对抗赛中又见识了铁哥的功力：场上李新生组织传球，铁哥接球后垫步拧腰，绕臂腾挪，皮球擦着守门员的耳垂撞进网窝！

自从得了铁哥的吐沫真经后，一字爷们各自跟着同位置的师兄学习各种技艺，球技日益精进。其中尤以宁爷深得宋师兄真传。记得当时宋师兄拿手的进攻手段是鱼跃打门。好像是在北京市六运会那次，宋师兄在师大体育馆里穿着六双袜子，鱼跃打门，然后在地板上像大鳄鱼般昂首挺胸贴地飞行，挟风带雨，挡者披靡，简直是帅呆了。

说到鱼跃打门，可能是手球技术里面最难掌握的，一不小心就会弄伤了自己。宋师兄在饭桌上

道出了诀窍，要抬下巴！宁爷后来的姿势跟宋师兄极为神似。俺虽然也练内线，但姿势没有他们那么潇洒，属于借力翻滚的那种，经常滚得狼狈不堪。虽然狼狈，却好在比他们那种优美表演多些安全。因为当时是坑洼不平的土场地，天冷的时候土场表面硬得跟锉一样，要像大鳄鱼一样贴地飞行，肚皮准会像挨了砖头的前风挡玻璃。

球队要想赢球，防守很关键！手球的防守技术看上去简单，其实极为复杂。除了心、神、眼、手和步伐外，时机和动作幅度尤为重要，因为一不小心防守动作过大就会被罚出场两分钟。男手老大王临涛防守最具匠心。进攻者只要靠近他身边3米，便顿感罡气压身，手脚被制。明明有犯规动作，可裁判却难窥端倪。这点珞爷学起来颇有心得。粗略回忆了一下，好像珞爷在各重要赛事中是被小罚出场最少的。

## 选兵点将

如果给老杨冠以清华手球教父的顶戴肯定有人会不高兴，但老杨对清华手球的贡献没人敢视而不见！

开学体检，很多项目安排在篮球馆内。新生摩肩接踵来到门口，就见一中等身材的半大老头穿身破绒衣，面若重枣，目光如豆。踮脚伸脖量着每个从面前走过的男生（不知道女生是不是也被量过），每看见一高个儿男生，便讪讪地跟过去：学生，你玩什么项目的？当得知没有参加任何项目时，立即满脸堆笑：下午四点半，到手球场来吧……。一字爷们除宁爷外，全是这么被捡进手球队的。好像清华体育教研室旗下所有代表队只有手球队是这样建成、发展、辉煌的。

宁爷的入队与众不同。一天，老杨正督着新队员爆砸铁网子，忽然间心神一动，斜眼瞄去——嗯~~~，一干净小伙儿扒着铁网子正在思考着什么。八十年代初，阿汤哥还没出名，老杨只是觉得这小伙儿齿白唇红，精明干练，立马陷入招募兴奋中。重施故技，讪讪地挨过去：学生，你看什么呢？

其时宁爷正扒着铁网暗自纳闷：这帮傻X，放着好好的球门不练射门，跟铁网子较什么劲呀？猛然间面前出现一嬉皮笑脸半大老头儿。宁爷心话：肚子大脖子粗，不是领导就是伙夫！

毕竟八十年代初的学生没见过什么世面，宁爷略带腼腆：没看什么，路过张望一下……

老杨：进来玩玩吧……

宁爷：……。鬼使神差地蹭进了铁网子——一个具有哈佛智商的内线球员诞生了。（宁爷别得意啊，我们清华每个学生智商都不比哈佛的学生差）

## 插曲

手球基本功训练枯燥且艰苦。无数次的跑动、街球、跨步、绕臂、打门……，周而复始。新队员入队后的头两年一般都在刻苦训练，以能尽快赶上。每天的训练快到尾声的时候，老杨就经常不见了，时间久了，就发现他是去了女队那边和张军教练相聊甚欢。时间长了，发现铁哥等一干帅哥也经常蹭过去闲聊。某位一字爷偶一天借捡球的机会溜过去一窥端倪，回来兴奋爆料，我说怎么老杨和八九字班的帅哥们全没影了，原来都到女队那边看秀去了。魏爷最为老实腼腆，听得此信也偷偷地去窥过一次，哇——果然女队那边秀色可餐。虽然不着轻罗香绡，依然清丽可人；虽然不施胭脂粉黛，难掩飒爽英姿；虽然不具冰肌玉骨，仍有风来暗香。魏爷从此以后得空就去那边捡球（也不知道他手里的球为什么总能滚到那边！）。





1985 年暑假，男子手球队在上海城建学院参加全国高校手球联赛，荣获冠军（郭海军摄）

清华手球队最出色的球员当属守门员。79 级的老农，一字爷中的帆爷，都是那让对手绝对头疼的守门员。女队的守门员也相当出色，而且个个貌美如花，长腿玉立，堪称当时手球队奇景。

刚开始看手球的时候，很多技术都不太懂，只是觉得清华的球队遇见专业队时进攻不利，但也输不了太多，不明就里。后来时间长了，只知道系守门员往往超水平发挥。终于有一天老杨自爆了职业出身，才真相大白。原来老杨是守门员。

守门员出身自然对训练守门员颇有心得。要把对手球一无所知的大学生练成临场不惧的出色守门员那还真是要花一番功夫。守门员是从练胆开始的。老杨每天都会搁一网兜球在脚边，一个接一个地砸向守门员的脸部，守门员不仅要把脸部护住，还要把球挡在自己的脚下，以便随时捡起来发动快攻同时防止敌人的二次进攻。开始力度不是很大，然后逐加强，老杨自己砸累了，就把队员叫过来轮流陪练。久而久之，帮着训练守门员也成了很多男队队员的训练任务了。先是往脸部和身上砸，然后往球门死角打，既练了守门员的反应，也练了其他队员的准头。魏爷深得其利，在后来的比赛中那球总是奔球门的两个上角，打在铁杠子上，砰然巨响，弹起数丈，气势非凡。

当然，给女队练门，又是另外一门技术。一字爷们也曾经被老杨叫去当过陪练。没几下就被取消资格，败兴而归。站在男队半边球场远远望着那边铁哥、冯辉等一干帅小伙面对女门挥汗如雨，笑语连声，一帮情商偏低的家伙心中纳闷，这是为什么呀？最后还是半人半马的左边锋苏大卫一语道破玄机：你们太实诚！瞧那哥几个，看上去气势如虹，力大势沉，可出手的时候全都暗自减力。怜香惜玉！知道不？一字爷们醍醐灌顶，愧悔无比。还真没看出来，这老杨面无表情，却洞若观火，连哥儿几个的情商指数全谳然于胸！正是这样的情商差异，一字爷们在手球队绝美青春之恋的记忆中灰头土脸，眼睁睁地看着高情商的兄弟们与女守门员们谱写出一首又一首如朝霞般灿烂的青春田园诗。

李晓冰，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纺织工业设计院工作，现在是自由建筑师。